

曾巩《游双源》辨伪

李俊标

《曾巩集·辑佚》录有《游双源》一文,《全宋文》卷一二六四亦收,名为《游双源记》^①,点校者均辑自金代平水刻本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(以下简称《曾子固集》)^②。今查宋黄裳著《演山集》,发现卷十五有《双源记》一篇文章,文字与之虽出入颇大但可看出是同一篇文章^③。黄裳,《宋史》无传,有《演山集》传世。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五言:“裳字冕仲,南平人。元丰五年进士第一,累官礼部尚书。……同时庄念祖《述方外志》乃谓裳为紫薇天官九真人之一,因误校籍,堕人间云云,说殊诞妄。盖以裳素喜道家玄秘之书,又自称紫玄翁,往往爱作尘外语,故从而附会之耳。”^④

《演山集》存世版本较少,现存最早的是明谢在杭小草斋影宋钞本,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。国内藏清钞本数种,多源自宋本,其中之一就是《四库全书》所依据的“汪如藻家藏本”。《总目》言“其集见于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者六十卷,今此本卷目相符,盖犹宋时原本。”^⑤今与《曾子固集》对照,确以此本为优。《曾子固集》此文脱漏极多,有的甚至是大段脱漏而此本则完整。另外,有误字的地方此本也多不误。如“峻宇画阁,置于峰之麓。飞桥走阶,雕栏曲槛,帘隅翼翼,红绿相照”一段,《演山集》中则是“峻宇画阁,置于北峰之麓,俯大池,对南山。由澄心堂而趋双源,皆有小径。双源之会,望澄心堂为砥以钓焉。相望之间,仰有翠阴,俯有清流。风色动静,禽声语默,水涵太虚,形影上下,忘机之鳞,一游一跃。飞桥走阶,危栏曲槛,廉隅翼翼,红绿相照。”与之相比,《曾子固集》

①(宋)曾巩著,陈杏珍、晁继周点校:《曾巩集》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783-784页,下引《曾巩集》均据此版;陈杏珍、晁继周点校:《全宋文》第五八册,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年,第190-191页。下引《全宋文》均据此版。

②《续古逸丛书》三编,中华书局,1985年。

③《全宋文》第一百三册,卷二二六三,第316页。

④(清)纪昀等著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(整理本)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078页。

⑤关于《演山集》版本的详细情况请参见:祝尚书著:《宋人别集叙录》卷十一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499-502页。

中不仅少了“俯大池”至“一游一跃”一段优美的景色描写文字,而且“峰”前脱去了“北”字,“廉”也误作“簾”。“雕”与“危”虽可两存,但与后文“廉隅翼翼”相应,当以“危”为优。尤为重要的是“庚申之秋,余来龍川”之“龍川”,《曾子固集》将之误为“尤川”。这当是刻工为图省事将“龍”简化为“龙”,又漏缺了一笔而致误。由《续古逸丛书》三编所收此本来看,其刊刻之减笔、省笔处颇多。如《题祝道士房》“萬事萬惊久琢磨”之“萬”省为“万”,《阅武堂》“桑下方安佩犊行”、《次维得禽字韵》“紫桑椹熟啖新禽”、《喜雨》“桑间举箔蠶初茧”之“桑”字均将三个“又”减为三个“+”,“蠶”字又简化为“蚕”。这些还不影响字意,而“龍”变为“尤”则与此文之真伪关系尤切。查阅《宋史》并无“尤川”的记载,再检索多种地方志也均无此名。而龙川,据《宋史》卷九十《地理三》记载,乃广南东路所辖循州三县之一。但结合《演山集》中其他对于双源的描述来看,此处所说的“龙川”并非《宋史》中所说广南东路的龙川。《演山集》卷七《次大野双源水阁》言:“长为双源梦旧游,西风吹动白苹秋。得君昨日数联景,写我此怀无限愁。但看清虚堪寄足,岂须衰老始抽头。小渔船上好相访,烟雨中乘丁字流。”下自注曰:“龙津号丁字流”,龙川当是指“龙津”而言。黄裳是南剑州人。南剑州,古称延平,也就是现在福建的南平。南平附近有延平津,相传晋雷华携其父雷焕所得神剑行至此处,剑堕水化而为龙,故又称龙津^①。之所以称丁字流,是因为龙津是由松溪、建阳溪相汇而成,三者在今建瓯正好形成一个丁字,双源即在此附近,“双源”的得名也当是由于龙津的这两个来源。又据《福建通志》卷七记载,离此不远的松溪县还有一地名为“双源陂”^②。此文记载“庚申之秋,余来龙川”,与曾巩相涉的庚申岁有两个,一个是天禧四年即公元1020年,一个是元丰三年即公元1080年。第一个庚申年曾巩只有两岁,显然不可能。故而《曾巩年谱》就将之划归入元丰三年,言“秋游双源,有《游双源》。”^③而此年秋季曾巩由亳州移知沧州,道经京师之时被神宗留任于三班院,十月二十六日赐对延和殿^④。因此,曾巩此时不可能去遥远的龙津游玩。这一年黄裳仍未步入仕途^⑤,到离家不远的双源去拜会朋友,顺便游玩景色优美的双源,自在情理之中。

另外,《双源记》最后说:“又为数诗于其后,庶几役役之流得余之言而有

①(唐)房玄龄等著:《晋书》卷三十六《张华列传》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1076页。

②《福建通志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③李震著:《曾巩年谱》,苏州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397页。

④《曾巩集》卷三十四《乞登对状》,第489页。

⑤南宋陈振孙著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八言:“元丰二年进士第一人。”(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522页)这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说元丰五年不同。与黄裳同时代的叶梦得在所著《石林燕语》卷八记载:“元丰五年,黄冕仲榜唱名。”(侯忠义点校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114页)当以元丰五年为是。

感焉。”由此可见,这篇记文确切讲是一组诗歌的诗序。他随后所作的“数诗”也幸运地保存了下来,这就是《双源六题》。这六题分别是《水阁》、《钓矶》、《澄心堂》、《濯缨堂》、《重莲轩》、《日休亭》,都是《双源记》中所描写到的景物。再加之《次大野双源水阁》,可见除了《双源记》,黄裳《演山集》其他各处还多次提到了双源^①。而与此相反,与双源相关的这些景物在曾巩的其他诗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。

再从文中所述之意来看,其言:“且叹尘劳之俗,役百年之期,而致千岁之忧,忘不可过之分,而徇不可必之物。以贪作忧,而不以理养心;以忧作老,而不以时受形。心与形化,共还尘壤。虽然,我庾如坻,黄金满籝,松云水石之间,不能笑歌自若,以慰劳生之梦幻者,余尝悲之。”又言:“庶几役役之流得余之言而有感焉。”(以上文字从《演山集》)这种因秀美山水而生发出的尘外之想,以及浮生如幻之悲与曾巩的思想颇为不谐,反而与《总目》中所说“裳素喜道家玄秘之书,又自称紫玄翁,往往爱作尘外语”正相吻合。这一思想在黄裳的诗文中有着大量的表现,如《双源六题》之五《重莲轩》言“乃知源上有神仙,何必夭桃随水去”,《延平阁记》中又说“古今一梦,只合寻真。物是人非,且悲且笑”等等,都是如此^②。

又,《曾子固集》中误收他人之文的现象时有发生,像《祭曾太博文》实为王安石所作^③,《祭柳子玉文》实为苏轼所作^④。综上所述,可知此文的作者应当是黄裳而非曾巩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分见《全宋诗》卷九四六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2年,第11032-11033页、第11060页。

②《全宋文》卷二二六三,第319页。

③分见:(宋)王安石著,王武标校:《王文公文集》卷八十二《祭曾博士文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4年,第880-881页;《全宋文》第六五册,第259页《祭曾博士易占文》。对此文的辨正见:桂栖鹏《关于〈曾巩集〉的一则辑佚》,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:《宋史研究集刊》第二集,浙江省社联《探索》杂志增刊,1988年。此文误被点校者收入:《曾巩集·辑佚》,第787页;《全宋文》卷一二七一,第300页。

④(宋)苏轼著,孔凡礼点校:《苏轼文集》六十三《祭柳子玉文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1938-1939页。此文误被点校者收入《曾巩集·辑佚》,第788页。